



TAETEA LITERATURE

大益文學



- | | |
|---------|----------------|
| 朱利安·巴恩斯 | 卫生 |
| 李 浩 | 会飞的父亲 |
| 耿占春 | 神话叙事的转义 |
| 刘 恪 | 用寓言的方法；重塑新的世界 |
| 桑 克 | 手指 |
| 何小竹 | 恐怖片 |
| 于 坚 | 在诸神垂顾的云南高原（摄影） |

寓

ALLEG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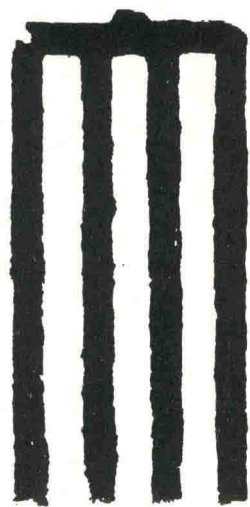
03

主 编 陈 鹏



漓江出版社

LIJIANG PUBLISHING



TAETEA LITERATURE

大益文學

主 编 陈 鹏



03



漓江出版社

LIJIANG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寓 / 桑克等著 .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 2017.6

(大益文学 / 陈鹏主编)

ISBN 978-7-5407-8122-4

I . ①寓… II . ①桑… III . ①世界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现代 IV . ①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4905 号

03 寓

出品人: 吴远之

主编: 陈鹏

特约编辑: 马可 阮王春

责任编辑: 陆源 孙静静

装帧设计: 张雷

出版人: 刘迪才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投稿邮箱: dayiwenxue@163.com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真: 010-85890870-614 0773-2582200

印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印张: 18.87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8122-4

定价: 66.00 元

文 学 有 大 益
Literature benefits, tae fashion

01 卷首

那些未被说明之物

陈鹏

上午9点，车流纹丝不动。愤怒的男人只好跳下车狂奔而去——距离单位的重要会议只有几分钟了，还管它什么汽车！

这是一则小故事，讲到此处不算寓言，寓言是后面的推进和发展：抛在大街上的汽车失踪了，男人开会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它。无外两种可能：一，交警将其拖走；二，被盗。但110均否认了以上推测。好吧，男人就此走上追查爱车的漫漫旅程，一年、两年……十年过去，车子还是无影无踪。十年来，男人饱受屈辱，又一次次看到希望……没错，这故事明显有了寓言的意思，很卡夫卡。但结局比卡夫卡光明：爱车终于找到了，可物是人非，十年来亲人们先后离世；男人每天打发悲伤孤独的时光，忽然发现车上竟有一笔周游世界、在法国南部永远留驻的巨款……

嘿，这故事还真能写个寓言小说。

当理性对世界之丰富、之怪诞、之无趣难以驾驭，寓言就上场了。中国不乏上乘的寓言，《东郭先生和狼》《拔苗助长》《刻舟求剑》《东施效颦》……伟大的庄子一直是最顶级的寓言家，“姓朱者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鲁迅也写过《故事新编》，褒贬不一，但其解构、戏仿、重写神话也无非借古典的瓶子装“寓言”；及至《阿Q正传》，怎么读，都是寓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寓言式写作一度在中国先锋派及寻根派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且远远跨越了说教、讽喻、警世的藩篱，直指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布莱希特确立的某种荒诞存在之境，因此更本质、更神秘，也更文学。时过境迁，善忘的我们今天被醍醐灌顶的还是现实主义这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宝，是直面“社会”的强弩硬弓，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深入”。其实，这些标准大多还是托尔斯泰式的，甚至巴尔扎克式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更不是塞万提斯式的，就连“通灵宝玉”之曹雪芹的曲笔也不是。我们有必要追问：作家们的一根筋到底是偷懒耍滑，还是勇气可嘉？现实，无非像脚下的大地一样安全可靠，让人不至于掉到深渊；寓言呢，要写卡夫卡式寓言，那就考验想象力了，尤其考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想象力，哈罗德·布鲁姆称其为“飞越现实泥潭的真正诗意”，博尔赫斯称其为“虚构的现实比现实更真实，更考验作家的勇气”。这么说来，很可能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寓言不是鼓励作家胡编乱造，而是恰如其分地呼唤勇气和智慧，特别是，处理当下经验的勇气和智慧。

然而当下现实之荒诞的确远远超出作家虚构之荒诞，甚至超越了卡夫卡式的荒诞。比如接二连三的暴力、匪夷所思的杀戮、莫名奇妙的陷阱……我们不难体会作家之无奈、之软弱、之孤苦。现实变化太快，从何把握？人性螳螂太猛，哪来永恒？我想说的是，这恰恰是“寓言”

写作大放异彩的好机会，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崛起的法国“新寓言”作家群：尤瑟纳尔、图尼埃、莫迪亚诺、勒克莱齐奥……一个个天马行空，身手了得。如果一个作家是敢于坚持的，又是敢于想象的，他定能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找到辽阔的天空以及那匹无所不能的骏马。很大程度上，寓言式写作是天空，是骏马，可以在能指、所指之间搭建意象一意义的永恒大厦，兑换鲜活的永不贬值的文学现钞。小说不是猎奇，不是纪实，更不是鸡汤，小说是飞一般的影子，是创造一种高于现实的可能性和最终极的现实。这的确需要硬功夫：飞扬高妙的想象力，扎实真切的细节，生动可感的形象……

寓言式写作，一个永恒的文学话题。

千万别以为文章开头的小故事是我胡编的，至少事件不是。那个扔下汽车飞奔的哥们儿只是为了不错过与大领导握手合影的机会，就把汽车托付给了我。我赶到会场，取了钥匙，赶到抛车地点，顶着一大堆恶骂和交警罚单将车开走。好吧，仅就这孤立的小事件已颇有寓意。生活中这类例子太多，只要认真琢磨，你会发现无处没有寓言，无处不照见了我们存在之窘迫，之两难。我想说的是，在飞速全球化的当下，所谓礼崩乐坏、过犹不及已是共识，我们的要务，应该直面难题，恒守常情常理，不必非要追赶现实的影子或以主动的异化、附庸为写作的代价。是的，可以坚守，可以遵循那个永恒不变的“道”而坚守。

老子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话可以转换为今天的感叹：大道不存，德何畜之？城市日新月异，人心不复上古，什么都以新论，老的，旧的都过时了，死了，“自然”几无望矣；比如我们的老街道，多可怜，首批文化名城的昆明还剩下什么？还能找出一条像模像样的老街吗？

唯其如此，方显坚守之难能。

寓言式写作，目的不是让人眼花缭乱，猜来猜去，更不是乔装打扮一番的新闻故事集锦，而应该是真诚地指向那个“道”，那个所喻之物，那个能指，那个结结实实的意象背后的现实。你看，只有认清现实才可能虚构现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千万别小看寓言式写作在今天的能量和作用，当很多话不必言明，“寓言”终将帮助我们走得更远，才能直逼那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恒常之道。变化的，非道也，技耳。人性人心也不会变，就像福克纳永远相信书写人类的勇气和信念才是作家永恒的命题。

本期小说，大多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寓言佳作；这批作家不乏探索的勇气和灼灼才华，我们应该为其非凡的努力喝彩。

生活中总有很多不可言明之物，所谓不可说之神秘，不可说之默契，心里灵犀，心有戚戚，足矣！文学，小说，无非如此，不过是那个点着灯笼的盲人，只为寻路而来的朋友看见自己。

目 录

01

卷首 Foreword

- 03 那些未被说明之物 陈鹏
Those That have not been Explained Chen Peng

001

对垒 Confrontation

- 002 卫生 朱利安·巴恩斯 (英国)
Hygiene Julian Barnes
- 014 长颈鹿脚下 杨静南
Under the Giraffe's Foot Yang Jingnan
- 032 托多洛夫的忠告与形而上的老境 马兵
Todorov's Advice and the old Metaphysical Topos Ma Bing

037

先锋 Pioneer

- 038 会飞的父亲 李浩
Volant Father Li Hao
- 072 神话叙事的转义 耿占春
Tropology in Mythical Narrative Geng Zhanchun

079

视野 Vision

- 080 用寓言的方法，重塑新的世界 刘恪
Remolding a New World with Allegory Liu Ke
- 100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与电影：政治、人性与神话 严前海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Film: Politics, Human Nature and Mythology
Yan Qianhai

119 虚构 Fiction

- 120 影子和实物 学群
Shadow and Substance Xuequn
- 162 狗 陈集益
The Dog Chen Jiyi
- 186 手指 桑克
Fingers Sang Ke
- 196 恐怖片 何小竹
Horror Movies He Xiaozhu
- 204 眼戒 水鬼
See No Evil Shuigui
- 218 去杨庄捉鹤 智啊威
To Catch the Crane in Yang Zhuang Zhi-awei
- 228 白塔 吴泽
The White Pagoda Wu Ze

237 随笔 Essay

- 238 家具的隐喻 赵彦
Metaphor of Furniture Zhao Yan
- 252 世界静默 李达伟
Silence of the World Li Dawei
- 280 鸟儿五篇 吉布鹰升
The Birds Jibu Ying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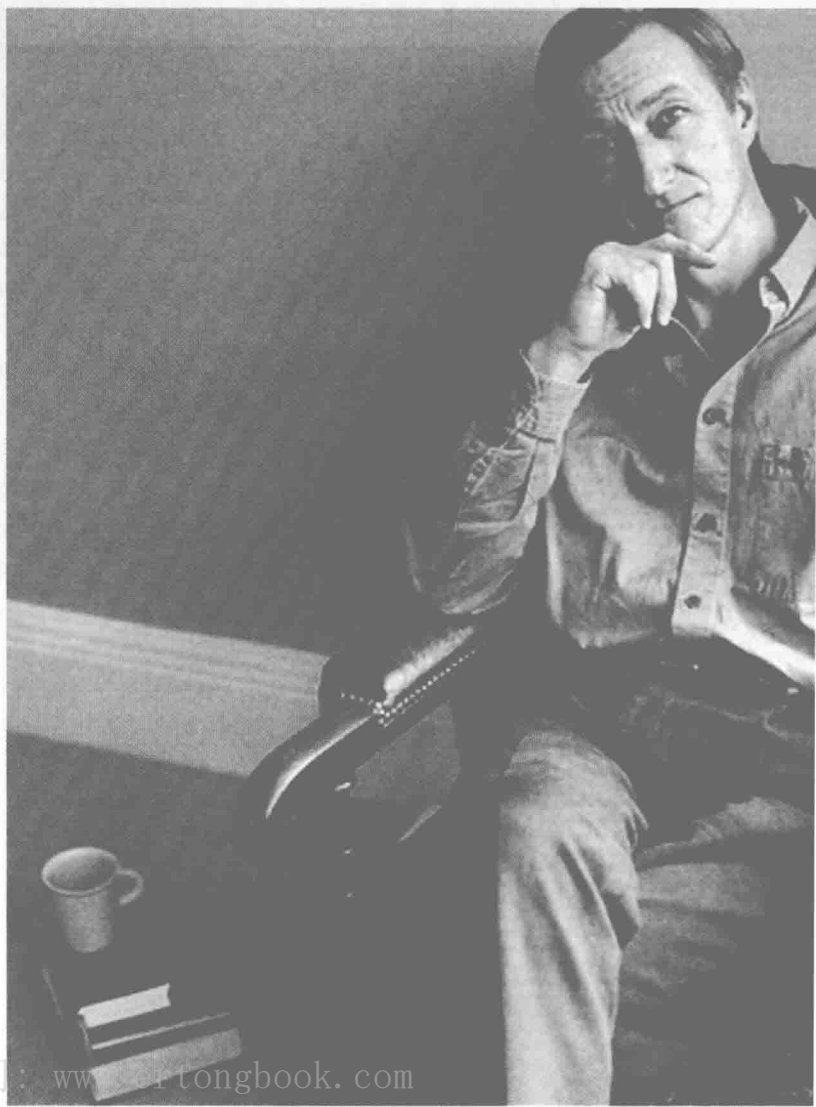
摄影 Photography

- 在诸神垂顾的云南高原 于坚
In Yunnan Plateau Haunt of the Gods Yu Jian

02 对垒



朱利安·巴恩斯 (Julian Barnes)，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曾四度获得布克奖提名（1984、1998、2005、2011），并在 2011 年以《终结感》获得布克奖，同年获大卫·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



卫生

朱利安·巴恩斯

郭国良/译

“对了，就是这儿，我的小乖乖。”他把旅行包放在座椅中间，雨衣叠了放在身边。车票、钱包、盥洗用品袋、安全套、任务清单。该死的任务清单。火车缓缓启动，他正视前方，满目感伤的场面：放下的车窗，挥舞的手帕，送别的眼神。这些都与他没有关系。窗户不能再往下放了，你只能和其他拿着廉价车票的老家伙们，坐在这拥挤不堪的车厢里，透过密封的玻璃向窗外凝望。就算他往外看，帕梅拉也不在这里。她应该在停车场，用车轮外缘压着混凝土的马路边沿，小心翼翼地移动她的欧宝雅特，想要靠近那台投币计时器。她总是抱怨，那些设计关卡的男人没认识到女人的胳膊没有男人长。他说那可不能成为跟路沿过不去的借口，女人么，够不到就下车呗。无论怎么说，那就是她目前的处境，把折磨轮胎视作她个人参与性别战争的一部分。她待在停车场，是因为她不愿看到，他拒绝从车厢里看她。而他之所以不愿意从车厢里看她，是因为她在该死的最后一刻还坚持往该死的任务清单上添东西。

照例是帕克斯顿的斯提尔顿干酪。照例要选购棉布、针线、拉链和纽扣。照例要买基尔纳罐上用的橡胶套环。照例是伊利莎白·雅顿散装粉。照例是精粉。不过每年她总会在“行动日”前三十秒想起什么，成心让他徒劳无功地横穿小镇。再买一只杯子，代替那只被打碎的——那只杯子。是你，杰克，杰克逊少校，已退役，或不如说以前退役了但目前还得忍受 NAAFI 的军事审判的你，在被漱口水搞得头晕目眩之后恶狠狠地故意打破的。甚至在我们二手买下这杯子之前，它就已经脱销了，不过指出这点纯属徒劳。今年就是这种情形。到牛津大街的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店去看看他们卖不卖沙拉微调器的外篮，原来的篮子上有一道致命的裂痕，是被“某先生”摔裂的，机器内部仍然运转良好，他们完全可以单独出

售外篮。而就在停车场里，她向他挥舞着需要完成的任务清单，这样他就可以随身携带它，不会搞错型号大小什么的了。几乎是硬要把它塞入旅行袋里。啊哈。

不过，她煮咖啡的手艺真是没的说，他一向这么认为。他把热水瓶放桌上，然后打开铝箔包裹的点心。里面是巧克力饼干。杰克巧克力饼干。他依旧那么认为。这样想是对还是错？你是像自己觉得的那样年轻呢，还是像你看上去的那么老？目前，对他而言，这似乎是个重大的问题。或许是唯一的问题。他给自己倒了杯咖啡，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块饼干。柔和、亲切、灰绿色的英国风景使他平静了不少，继而振作起来。牛群、羊群、被风吹出发型的树林。一条悠闲淌过的运河。萨恩特少校，检查那条运河。遵命。

他对今年的明信片很满意。插入剑鞘的祭祀宝剑。微妙，他想。有一次，他寄出数张印有野战炮和著名的内战战场的明信片。不过，他当时还年轻。亲爱的芭布丝，定于本月十七日聚餐。请空出下午的时间。永远是你的，杰克。真够直接的。从来不用信封。《隐弊原则》第5部分，第12段：敌人不大可能发现直接摆在他面前的东西。他甚至没有去舒兹伯利。干脆就投在了村里的信箱里。

你是像自己觉得的那样年轻呢，还是像你看上去的那么老？这位售票员，或检票员，或列车长或时下其他任何称呼，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他看到的只是老人手中拿的周三短途旅行往返票，他将他视为一位规规矩矩的闷老头，一个为了省钱自带咖啡的吝啬鬼。唉，没错。退休金没有以前够用了。他很早之前就退出了俱乐部。除了一年一度必赴的聚餐，唯一需要他进城的时候就是牙出了问题，而他又不放心让当地的牙医治。最好住在车站旁边能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店。如果你早餐吃了提供的所有东西，处理得当的话，再偷偷带走一根香肠，可以使你一整天都精力充沛。周五也是一样，那样的话可以撑到回家。回基地。汇报任务，沙拉微调器都到齐并正常工作，老婆大人。

不，他才不会那样想呢。这是他的年假。他两天的休假。出发前，照例理了发；照例洗干净了上装。他做事井井有条，怀着有序的期望和乐趣。即使那些乐趣不如从前那般强烈。或者说不同。随着年龄的增加，你对酱汁的偏爱不会再像从前那么强烈了。你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喝得烂醉。因此你喝得少了，更多的是

去享受过程，最后却像从前一样喝得像只猫头鹰似的。没办法，这就是规律。当然也有失效的时候。芭布丝也一样。他还记得许多年前第一次喝轮番酒。考虑到他当时的情况，他竟然还记得。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喝得酩酊大醉对于可敬的议员似乎也无妨。一共三轮。杰克，你这老家伙。第一轮是敬酒，打招呼；第二轮才是真刀真枪；然后再来一轮饯行。对了，为什么安全套都是三个一盒地卖？够那些家伙们用一个星期的了，嗯，但是如果像他一样收好以备后用的话……

说真的，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喝得酣畅淋漓了。而可敬的议员也不再玩三猜一纸牌的游戏了。如果你有老年铁路交通卡，喝一轮就行了。不能坏了心脏。一想到帕梅拉不得不面对那种事情……不，他无意伤害自己的心脏。他们两人中间放着“插入剑鞘的祭祀宝剑”以及半瓶香槟。从前，他们能喝完一整瓶。每人三杯酒，一轮喝一杯。现在只能喝一半——香槟是车站旁边的思雷舍店铺的特价酒——而且经常喝不完。芭布丝容易烧心，所以 he 不想让她在聚会的时候遇到麻烦。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聊聊天。有时候会睡觉。

他不责怪帕梅拉。更年期过后，有些女人就不再对那事儿感兴趣了。简单的生物问题，并不是谁的错。不过是个女性线路的问题。你建立一个系统，系统产生你所设计的东西——即婴儿生产，看一下珍妮弗和麦克吧——然后系统关掉。大自然老母亲停止给部件加润滑剂。考虑到大自然老母亲无疑是一位女性，因此这不足为奇。没有人该受到责备。当然也不能怪他。他所做的一切的就是确保他的机器依然运转正常。大自然老父亲仍然在润滑部件。卫生问题而已，真的。

是的，很对。他自己对这件事很坦诚。毫不含糊。虽然不能对帕姆说这些，但是你可以在剃须镜里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他在想，几年前坐在桌子对面的这些家伙们是否会那么做。就像他们说过的。当然，曾经在部队食堂吃饭时定下的规矩早就烟消云散，或被抛之脑后，那些妄自尊大的家伙们刚开始用餐便举止不端，并且在波尔多红酒打开之前对女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私自把他们拉入了黑名单。在他看来，最近他们这兵团吸纳了太多特别聪明狡黠的家伙，所以他不得不听他们三个在那儿夸夸其谈，仿佛世代积淀的智慧都听由他们使唤。“婚姻就是一门研究做错事如何掩人耳目的学问，”那个头目说道，其他人都点头赞同。

不过，这倒并没让他恼火。让他恼火的是，这家伙继续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吹嘘——他是如何和以前的女友（在他认识他妻子之前交过的一个女友）再续前缘的。“这还不算，”另一个狡黠的家伙对他说，“先前犯下的通奸。那还这不算呢。”杰克费了老大劲儿才听明白，当他弄清楚之后，他不是很喜欢自己所理解的意思。诡辩而已。

从前当他遇见芭布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吗？不，他可不这么认为。他不会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不会对自己说，噢，那是因为我当时喝多了，或者，噢，那是因为帕姆像她现在这个样子。他也不会说，噢，那是因为芭布丝是金发，而我总偏爱金发女郎，这是很怪异的，因为帕姆是黑发女郎，当然除非这一点儿也不怪异。芭布丝是个好姑娘，她坐在那儿，一头金色，他们那晚敲了三次锣。除了这些没有别的了。只不过他放不下她。他放不下她啊，来年他又去找了她。

他撑开手掌，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一手掌外加一英寸的长度，这是沙拉搅拌器的直径。当然我会记得，他曾告诉她：你认为我的手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不会萎缩，是吧？不，不要把沙拉搅拌器的零件放我包里，帕梅拉，我说过我不想把他们带到城里。也许在今夜他能看见约翰·路易斯究竟是几点打烊的。从车站给他们打个电话，不等明天，今晚就过去。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明天早上就有时间办其他所有事情了。算计得很精确，杰克逊。

到了第二年，他不确定芭布丝是否还记得他，但是即便如此，她还是很高兴见到他。他带着一瓶香槟，怀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一切就这么注定了。他在那儿呆了一个下午，告诉她自己的近况，他们又敲了三次锣。他说，等他下次再来城里，就给她寄一张明信片，于是一切就这样开始了。如今已经——什么？——过去二十二三年啦？他送她一束鲜花作为相识十周年的纪念，又送她一盆盆栽作为二十周年的纪念。一株一品红。在那些阴冷的清晨，对她深深的思念支撑着他外出给小母鸡喂食、清理煤舱。她是——如今他们怎么说来着？——他的希望之窗。他曾尝试了结这一切——隐退得了，她开玩笑说——但他不愿意放手。他坚持要来见她，差点大闹起来。她最后做出了让步，轻抚了一下他的脸，来年他寄卡片的时候心里颇为忐忑，好在芭布丝履行了她的承诺。

当然，他们变了。每个人都变了。首先是帕梅拉：孩子们的离开，家中的花园，她为狗狗们设计的锻炼计划，理得像草坪一样短的发型，打扫屋子的方式。她开始坚持每天打扫屋子，但在他看来，房子与之前没什么两样。她变得哪儿都不想去，她说她已经完成了旅行计划。他说他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空和没空没什么两样。他们有了充足的时间，做的事情却少了，这是残酷的现实。他们也并非整天无所事事。

他也变了。当他爬上梯子清理屋檐上的雨水槽时，他发现自己开始感到害怕了。他已经清理了二十五年，上天作证，每个春天这都是任务清单上的首要工作，虽说平房房顶离地面很近，但是他仍然感到害怕。并不是害怕会掉下来，不是那样。他总是推下梯子的边锁，他也不恐高，并且他知道就算他摔下来，也是摔在柔软的草地上。当他站在上面，鼻子高出雨水槽几英尺，用小铲子清理青苔和烂叶子，弹走细枝和鸟儿尚未建好的巢，寻找有裂痕的瓦片，确保电视天线依然立着——他就那样站着，全副武装，双脚穿着惠灵顿靴，上身裹着防风夹克，头戴毛线帽，手戴橡胶手套，他有时感到眼泪流下来，他知道不是风的缘故，随后他僵住了，一只戴着橡胶手套的手夹在了雨水槽里，另一只手假装去戳厚塑料翘起的地方，他吓得连屁都不敢放。这件该死的事儿太吓人了。

他宁愿相信芭布丝一直没有变，并且在他心中，在记忆中，在他的期望里，她都一直没变。但是同时他又承认，她的头发不再是从前那种金色了。而且，当他劝她不要隐退之后，她也变了。她不再愿意在他面前宽衣解带。穿着睡衣。一喝他买的香槟就烧心。有一年，他给她带了一种更贵更高档的香槟，结果还是一样。关灯次数越来越多。不再费尽心思地去挑逗他了。和他同时入睡；有时睡得比他还要早。

可是，她仍是他当初喂小母鸡、打扫煤舱、流着眼泪（脸颊被橡胶手套擦得泪迹斑斑）清理雨水槽时他所期望的那个她。她是他连接过去的纽带，在过去，他真的可以喝得酩酊大醉，还能连续敲三次锣。她可以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对他，可是，每个人都渴望被宠爱，不是吗？吃点巧克力饼干吧，杰克？是的，是有那么一点味道。不过，话说回来，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知道吗，杰克？这年头，

真正的男子汉已经不多了，他们是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而你则是其中之一。

他们即将抵达尤斯顿。一个年轻的家伙拿出他该死的手机，装模作样地拨号码。“嗨，亲爱的……嗯，对，听我说，火车被困在了伯明翰外面的一个鬼地方。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不，我想至少还得一个小时，之后我得横穿伦敦……是……是的……我也是……再见。”这个骗子收起手机，看向四周，瞪向任何偷听的人。

好吧，再检查一遍一天的安排吧。在火车站，给约翰·路易斯打电话询问关于沙拉搅拌器的问题。在提供早餐和住宿的旅馆旁边的餐厅吃晚饭，印度、土耳其菜，都没关系。开销不能超过八英镑。住在格兰比侯爵旅馆，只提供两品脱啤酒，不想整个夜晚让抽水马桶的冲洗声搅得宿营地睡不着。在旅馆用早餐，如有可能多拿一根香肠。从特雷舍那里带去半瓶香槟。给海陆空军小卖部跑腿：照例要买斯提尔顿干酪、基尔纳环和散装粉。两点钟见芭布丝。两点到六点。一想到见你……上校，你睡在那下面吗？可敬的议员们请起身……剑鞘中的祭祀宝剑。中间喝喝茶。喝着茶，吃着点心。有趣的是，这竟然也成了一项传统。芭布丝擅长鼓励别人，使他觉得他自己在那一刻，甚至是黑暗中，甚至是闭上眼睛，在那一刻，他就是……他想要成为的人。

“对了，就是这儿，我的小乖乖。到家了，詹姆斯，别磨磨蹭蹭的。”他的旅行袋夹在座椅中间，他的雨衣折叠放在他身边。车票、钱包、盥洗用品袋、任务清单（现在上面划上了整齐的小对勾）。安全套！那个特别的玩笑竟然开在了自己身上。整件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玩笑。他眼睛直直地透过封闭的玻璃窗看向外面：一个灯火通明的三明治小店，一辆停滞不前的行李搬运车，穿着可笑制服的行李搬运工。为什么火车司机都没有孩子？因为他们必须准时离站。哈哈。太可恶了。把安全套列在清单上是他每年都开的玩笑，因为，他不再需要这东西。很多年前就不用了。一旦芭布丝理解他信任他之后，就说他们没必要再用了。他曾经问她是否担心会怀上孩子。她回答说：“杰克，我认为我已经顺利度过危险期了。”

一如起始，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很完美。火车准时到达，穿过市区来到约翰·